

老八路受邀赴京观看国庆大阅兵

9月28日,84岁的魏太合起了个大早,小心翼翼地取出几枚勋章别在军装上,然后将几件换洗衣服装进行李箱。当天上午,他所在的山西省荣军福利中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。因为第二天,他将与另外一名老人代表山西省的老八路赶赴北京,与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国庆60周年大阅兵。

“太激动了,一晚上都没睡好。”魏太合说,山西省只有两个优抚名额,能参加国庆阅兵,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,也是山西省荣军福利中心的荣誉,更是所有山西老八路的欣慰。

遇事无忧的魏爷爷

“魏爷爷,去哪儿,我扶您。”“不用了,你忙你的吧,我就在院子里转转。”魏太合已经在山西省荣军福利中心居住四年了。无论是这里的管理人员,还是护理工都亲切地喊他“魏爷爷”。

杨晓艳是负责魏太合宿舍的护理员。在她眼中,魏爷爷就像自己的亲爷爷一样。“我们是护理人员,本来应该我们来照顾魏爷爷,可是魏爷爷却反过来经常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。”杨晓艳说,平时没事,她们都愿意和魏爷爷聊天。

“开朗乐观,有很强的集体观念。”这是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对魏爷爷的评价。每当福利中心举行活动,魏爷爷都积极参加。

“我虽然不识字,可是重在参与。只要集体需要,我就会尽力。”9月28日,山西省荣军福利中心举行了庆祝祖国六十华诞的文艺演出。魏爷爷是参与节目最多的一位。刚刚放下



70余年的革命生涯,84岁的老人胸前的军功章上写满了荣誉

合唱的乐谱,就去换服装准备舞蹈节目,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魏爷爷每天都很开心,他的这种乐观精神感染着我们,有什么烦心事,跟他聊聊就忘记了。”福利中心的陈大爷说。

11岁当兵做“小鬼”

70余年前,只有11岁的魏太合参军成为八路军首长身边的“小鬼”。“小鬼”是首长对身边的勤务人员的亲切称谓。

1925年,魏太合出生在山西省武乡县一个普通农家。兄弟六人,他排行老四。“当时,战争不断,本来生活就困难,我家里孩子多,父亲又去世早。我母亲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生活,就更难了。”魏太合回忆说。

1936年,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供给部的一部分人住在魏太合家中,供给部一位姓胡的处长看到他们生活困难,就提出带魏太合参军。当时,魏太合只有11周岁,由于家庭贫困,一直没有上学,平时就帮母亲去地里捡拾柴火。

“我年纪小,也干不了什么,刚去部队就是帮首长端茶倒水,干些日常杂活。”虽说魏太合只是首长身边的“小鬼”,可是在他人眼中,他比首长的地位还高。魏太合回忆说,那时,胡“爸爸”经常自己走路,让他骑骡子。每天晚上,胡“爸爸”担心魏太合尿床,就搂着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。那时的胡“爸爸”四十多岁,为人和蔼,爱兵如子。因为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,所以他对魏太合显得格外的亲。在魏太合的记

今后要喊胡处长‘爸爸’。在外做事,要能吃苦手脚勤快。在首长身边,做事要谨慎,不能见利忘义,做不仗义的事。不能给首长脸上抹黑。”母亲的一番话,事隔70多年,魏太合仍然记忆犹新。

爱兵如子的胡“爸爸”

不久后,11岁的魏太合开始跟随胡“爸爸”辗转山西屯留、沁水、安泽等地。魏太合经常给身边的年轻人讲起那段往事。当时部队经济困难,他们身上穿的制服都是由红土染制的粗布衣服。战友们都戏称“土八路”。冬天没有棉衣穿,大家都穿老羊皮袄,又干又硬,盖的是稻草,在百团大战期间,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,八路军所在的太岳区,战士们到腊月二十九才能穿上新缝制的棉衣。

“我年纪小,也干不了什么,刚去部队就是帮首长端茶倒水,干些日常杂活。”虽说魏太合只是首长身边的“小鬼”,可是在他人眼中,他比首长的地位还高。魏太合回忆说,那时,胡“爸爸”经常自己走路,让他骑骡子。每天晚上,胡“爸爸”担心魏太合尿床,就搂着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。那时的胡“爸爸”四十多岁,为人和蔼,爱兵如子。因为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,所以他对魏太合显得格外的亲。在魏太合的记

忆里,虽然那是战争年代,但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“每人每天三钱盐、两钱油,八个人吃一盘菜。现在看起来很苦,可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。”魏太合跟随胡“爸爸”在供给部当了六年“小鬼”之后,到连队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。

血战关家垴

魏太合刚参与战争时,手中只有破旧的三八式套筒枪。就是这支枪在他手中歼灭了无数敌人。

魏太合真正打仗只有四年时间,这其中就挂了三次“彩”。打仗头一年,在一次战役中,魏太合的右臂被子弹穿透,连长让他离开战场包扎。也就是这个伤救了他的命。后来他得知,没有离开战场的战友全部牺牲了。

“说不怕,那是假的,可真到了战场上,什么都忘了,就想着再多消灭几个敌人。”魏太合告诉记者,在上战场之前,战友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不知道打完仗回来,还有几个人能在”。这段让人辛酸的记忆一直伴随着他至今。

每当有人让魏太合讲战争故事,他必讲关家垴战役。这场战役,战火持续了七八天时间,牺牲三万多战士。“我们的武器不行,全是靠人多打到最后胜利。”魏太合回忆说,几番攻打之下,敌人在关家垴山顶的平地上架起了机枪,开始向八路军不断地扫射,八路军手中的武器无法抵御,只能一批又一批地排成人墙往前冲,一排人倒下,另一排人继续。经过几天激烈的肉搏,敌人终于被歼灭。

“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战士的流血牺牲换来的。”每讲到这句话,魏太合眼中都含着泪。

真实的战场不是“剧情”

许多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,都是通过影视剧认识战争的惨烈。但是在魏太合看来,那些战争片只能看作是艺术加工

过的作品,真正的战场和银幕上的画面是完全不同的。

冲锋,中弹,高呼万岁,倒地……这一系列动作几乎成为战争片中不可或缺的英雄形象。魏太合告诉记者,真正的战场上,自己打倒几个敌人是看不清的。距离比较远的战友情况怎么样,自己也不清楚。只能听到炮声隆隆,子弹在身边飞来飞去,稍不留神就挂了“彩”。

武乡是革命老区,近几年,《苦菜花》《龙门阵》等多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都在武乡拍摄。魏太合有幸作为群众演员参加了拍摄。他也因此近距离地看到影视剧中的战争场面是如何营造的。“我亲眼看他们怎么制造烟雾,怎样设计牺牲的镜头。那时的心情就是好奇着热闹,和我经历的战争是不同的。”参加战争片拍摄带给魏太合的是丰富的人生经历,而真实的战争留给魏太合的却是多处伤病。1945年的一次战役中,敌人的机枪扫过魏太合的前胸,所幸没有击中要害部位,但他的右锁骨骨折,左肩胛骨被击穿。“机枪哒哒一扫,正好偏过我的脖子啦,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过了。”魏太合讲自己受伤的经历很轻松,没有丝毫的悲壮。他这种开朗豁达的个性,让晚年的他时刻感到幸福无比。

命运多桀开朗应对

魏太合是个苦命人,可是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。住在花园式的荣军福利中心,有这么多亲人般的护理人员服侍自己,政府给予自己最高的荣誉,魏太合过得很开心。

他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让人们淡忘了他多桀的遭遇。早年丧父,兄弟众多。这似乎还不算什么,最让人感到痛惜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
1954年,魏太合退伍后回到老家务农。紧接着,娶妻生子,过起了普通农民的日子。魏太合共养育了七个子女。一个儿子10岁时在田间被拖拉机撞死。

二哥魏太和曾参加过薄一波领导的决死纵队,后来音信全无,三哥魏太来参加八路军三八六旅某团,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一等功,如今在北京生活。唯一的妹妹也在北京,但是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。

魏太合打开一个写有“中国解放军军旅纪念”字样的行李箱,里面有两件军装、一件衬衣和一身内衣。这是省民政厅为他准备的带到北京的行李。“政府对我们很关心,去了北京有吃有住,荣军福利中心还给我准备了一台相机,我一定会把国庆阅兵珍贵的瞬间记录下来。”据《山西青年报》

23岁“未婚妈妈”和她的60个孩子



她是一名23岁的未婚女孩,幼儿园的老师。她患上绝症,手术后失去做妈妈的权利。当她最需要爱的时候,幼儿园3岁孩子在电话里的一声“妈妈”,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。为延续这最纯最真的幸福,她决定用爱去圆自己的妈妈梦——

▶“来,周灵,妈妈看看你的鼻涕里怎么有血丝?”

9月25日上午,重庆南岸区峡口镇大兴村黄桷山居小叮当幼儿园。

“新新,来,聂妈妈给你把鞋穿上。”“周灵,让我看看,你的鼻涕里怎么带有血丝?”下课时间,聂胡静守着60个孩子忙得不亦乐乎。一会儿,弹子石的病友、二级抗癌英雄王文碧阿姨来到幼儿园,专程为她送来“重庆公园癌症病友优待证”和两本励志书。王阿姨叮嘱聂胡静:“流言过去了,你不要往心里去,只要坚持,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‘妈妈’。”

失去当妈妈的权利

小叮当幼儿园是聂胡静办的。

王阿姨说的流言,是指不久前幼儿园招生时,一些家长听说聂胡静患有传染性疾病,纷纷表示不能把孩子送到传染病人的幼儿园。

当时,带着孩子的四五十个家长拿着钱不敢报名,已报名的二三十个家长,有的嚷着要退钱。

为证明自己得的不是传染病,聂胡静不得不拿出病历让家长过目。聂胡静的病情是:宫颈鳞状细胞癌晚期。

打消顾虑的家长,想到聂胡静生病前开办幼儿园时很有爱心、带孩子责任心强,对她的病情抱以同情,纷纷给孩子报名了。

这场流言风波,聂胡静并没往心里去,“这与我患上绝症,手术后失去当妈妈的权利相比,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
今年3月20日,小腹疼痛难忍的聂胡静到弹子石一家大医院检查,结果一出来,“我头都炸了,哭了一整天。”医生说,如果不手术,她最多只能活半年,要想多活一些时日,必须手术。

聂胡静的父母都是农民,

家境贫困,她不想拖累家人,准备回家等死。

“家里再穷,也不能见死不救。”聂胡静的妈妈胡容吩咐丈夫聂寿贤去筹钱,自己强行把女儿“留”在医院手术。

几天后,聂胡静的子宫被切除,卵巢被切除一半。医生说,她从此失去做妈妈的权利。

“我才23岁呀……”手术后,聂胡静一度情绪低落,每天躺在病床上,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、流泪。

正在这时,患癌16年的志愿者王文碧,从医务人员口中得知聂胡静的情况。从此,王文碧隔三岔五来到她的病床前,用自己多年的抗癌经历,鼓励聂胡静坚强。

孩子们让她振作

就在聂胡静万念俱灰的时候,她之前所办幼儿园的一个孩子电话,让她倍感温暖。

“聂妈妈,早点回来教我,想你了!”那是聂胡静手术后不久,幼儿园3岁的孩子张新新打来的。“我高兴得哭了。”聂胡静说,那是她癌症手术后感到最温暖的一个电话。接到那个电话,聂胡静几天都不能平静,脑子里全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画面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她暗下决心:出院后还办幼儿园,“我不能当妈妈了,我要把当妈妈的爱全部倾注在

孩子身上。”

聂胡静手术住院本已让家里负债累累,加之她身体还没康复,家人劝她身体完全好了再说。但在聂胡静的坚持下,家人不得不再次四处凑钱让她重新开办幼儿园。

“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,我才不会空虚。”聂胡静说,流言风波后,她的幼儿园于8月重新开张,人数一下涨到60人。

幼儿园开张两个多月以来,尽管她术后伤口没有痊愈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,但轮到教孩子们舞蹈动作时,丝毫看不出她是个病人。“我每次看到都心疼。”家长卢琼称,聂老师为给孩子们展示优美的舞姿,每次完成动作后都虚汗直流,有几次还差点晕倒,可从来看不到她的痛苦表情,“她说要把最美好的形象展示给孩子”。

60个孩子的“妈妈”

除了正常的上课时间,周末,聂胡静把家长忙于上班没人带的孩子接回家,与自己一同吃住。尽管自己经济紧张,她仍经常掏钱给孩子们买衣服、玩具等。

两个月来,在她的疼爱下,60名孩子进步很大,一些家长被她爱孩子的行为感动,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喊她干妈。对于家长的“恩赐”,聂胡静一一笑纳。而今,她已收了6个干儿子干女。

“如果有生育能力,我只有一个孩子;没有生育能力了,我却有了大群孩子。”聂胡静笑着说,两个多月以来,每周末在自己家里过夜的干儿子干女,早晨叫自己起床的那句话,让她感到很开心:“聂妈妈,懒虫,起床了!”

“支持她开幼儿园,我们是花钱给她买开心。”聂胡静的姑姑聂寿兰,原是镇上搞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的,侄女开办幼儿园后,她放弃每月两千多元的收入,与五六六个家人一道加入幼儿园的后勤服务工作。她说,其实幼儿园一直是亏损的。因为,60名孩子每人每月收费200元,一个月才1.2万元,除去4个老师、保育员的工资4000元,接孩子的车费3000元,水电、伙食费2000元,以及物管费、杂费,每个月入不敷出。

“对于每个人来说,苦难和挫折都是必不可少的经历。没有这些经历,你就不会有所成就,人生也不会变得丰富和完美。而对自己的梦想,只要坚强起来,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前行的脚步。”聂胡静指着王阿姨送的《每个人都是强者》上这句经典语句说,自己要在有限的生命里,做一个幸福的“未婚妈妈”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